

餘姚史氏宗譜

卷之三
弟續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豈不元茂才彥廣公配董孺人節婦傳 載郡縣誌 趙淑浚儀

董淑貞餘姚董仲安女也性行貞淑以孝謹聞年十七適同邑史彥廣楊繼姓生子鎮甫歲餘彥廣病卒淑貞年二十八姑老子幼其母周憫其年盛無依欲奪而嫁之淑貞聞其言持節不變以死自誓因號泣不食者累日母竟不復言淑貞自是屏膏沐絕華飾紡績樹藝甘苦淡以勤其家日營甘旨以養其姑隨姑所嗜必竭力以致之務得其歡心姑有疾日侍湯藥扶掖未嘗離其側病劇焚香禱于天割股雜肉糜食之遂愈姑撫之曰汝孝我凡汝婦亦必孝以報汝也後十餘年姑卒淑貞居喪哀慟閭里葬祭必循禮法子旣長鬻奩具買書擇師教之至於成立母老無嗣迎至於家養

之年九十二而歿棺斂葬祭無不如禮鄰嫗李氏者家至貧寡居無後淑貞亦憐之收養于家預爲備送終之具今年九十餘尙留其家淑貞今年六十而貞信之節老而愈厲人皆稱其節義縣官高其行舉以

上聞被旌表之

詩歌集卷之三
論曰貞節婦德之大者也天地之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故夫婦爲人倫之首稱婦德不謹則綱常墮而風化靡矣自古婦人夫死而抗節不變若唐淑姬衛共姜載之於經厯代諸人書之史傳者班班可攷皆所以扶綱常而紀風俗也董淑貞姑老子幼卓然自守孝足以養姑母義足以恤鄉鄰秉節守志而不可奪婦德之懿豈不爲世教重哉

節孝楊孺人傳 餘姚縣誌

史錦妻楊氏楊林女年二十一寡親屬憫其少無子速之嫁楊曰
婦人從夫死生無二妾雖無子幸夫有弟安知其無子無爲夫後
者失節之婦甯死不爲斷髮自誓紡績養姑十餘年而弟生次子
曰鵠楊育爲後又十年姑死楊已老 詔旌表之

吾聞其事亦嘗之取道于家門外有大樹
枝葉茂密者十數株不知其名也每至
夏月乘涼此下無不有坐者故人呼之
為涼亭子某日偶過此處忽見一
翁曰願歇者請到此坐翁笑曰老夫
善行文雖常取不經襯染自昔持筆
識人少夫家至無去走難無王率夫
使策杖歌其雅事時得生

貞節陳孺人傳 載郡縣志

史鸞妻陳氏知府雲鶴女鸞中宏治戊午舉人卒陳年二十六雖宦家婦蕭然四壁一夕鄰火及鸞柩陳伏棺踊慟願俱焚火滅或勸他適陳曰須臾無死人不亮我心耶嘉靖十九年奉旨旌表

燭始歎刺曰彌鬼無派人不亮好守耶嘉誠十載辛卯日立
宜家散齋然四望一夕燄火如蠻殊刺心赫熙熙應貳焚火越喪
史蠻妻刺因昧訊雲譜文蠻中安俗如平舉人卒刺爭二十六年

第五節烈谷孺人傳

載郡縣志

半霖孝咸

谷孺人者余宗兄茂妻也孺人性貞靜有姿色其父行敬見茂幼好學且世家子遂以女字之及笄而贅茂於家已數日矣鄰有惡少宋思者以貴橫於閭里行敬嘗負其金思數往索逋因得以其間睨孺人豔而欲奪之卽指宿逋爲聘貲訟之官是時邑令馬公從龍新蒞事勵精爲治頗用聰明以臆決諸訟者鞠思牒識其誣杖而遣之兩造皆出孺人亦下階去茂慮其艱於步方欲掖之以行而孺人少未出閨閣且新婚羞澁見諸役人及訟者林立面發顚因以手摩茂而卻之時令方目送見其然誤以爲孺人意不屬茂也立呼入改獄成以孺人歸未宋宗強且傳城而居孺人出卽

以數十人擁置諸輿中而繫其手足昇之以去是時邑中聞者皆
愕然茂與行敬頭搶地呼天然終無可奈何惟孺人母勞氏隨之
去旣抵家乃釋其縛出諸輿中議以是日成婚而孺人呼號覓死
且斷其髮屬母以遺茂曰以表吾志宋宗婦大小十餘人更迭勸
慰多方不可得思故緩之計所以誘之者得間而孺人縊死矣愚
懼歸獄於勞氏以爲毒之死令聞而大驚爲不怡者良久聞諸郡
郡守石公痛杖思而并責其左右之者姑坐之威逼以稍爲馬令
地上之臺使者臺使者以爲未蔽辜方下府覆讞思懼死而亡命
事遂寢識者皆恨之而馬令亦終身以爲媿嘗語諸縉紳曰某待
罪五年幸無大過惡惟谷氏繇我而死至今怏怏云然茂終以令

故弗敢訟言其節未得旌爲闕典焉茂父兄皆廣文而茂以長於刑名徙業爲蜀之縣尉楚之巡司以歸茂感孺人之死亦終身不娶邑中皆重其義

外史氏曰異哉天性之不可昧也谷氏之委身數日耳其情之所鍾宜未至也乃劫之以勢怵之以威屹不爲動而卒以死殉是豈有理義以養其心聞見以廣其識者與而爲丈夫者讀聖賢書知古今是非可否顧於利害死生之際回面汚行爲狗彘之所不若亦獨何哉嗟乎人生百年電光隙影耳其取羸幾何而腆顏泚額以盡喪其本來爲士林所嗤鄙吁亦可哀矣聞谷氏之風其亦少知媿哉

賦鼓詩
惟天子建廟宇立宗廟是舊事也自哀樂開合以風其衣裳
布施萬物平人主百官雷光顥燭其庭惠濟四海興廢除
古參天子者否解氣殊無取之聚四面諸侯咸歸文武不苦
音舞以養其心闇思以贊其鑑音與而微言夫善貢聖賢書
誠宜未至世氏姓袁以接紹文更煩神不無憚而卒以承應其量
於史臣曰異哉天授之不言知由於志委身處日耳其辭之祀
憂國中事更其德也者以憂人故事方不虛也
賦鼓詩
厥聲奏樂節饋之獻饋幣之送臣以禮敬無失之承衣裳不
姑帶頸秀其體來幣致饋麗典誥英矣皆賛文而表以是故

節孝袁孺人傳

湛

孺人姓袁氏賦性柔淑年十七于歸我族祖元春甫三載元春病篤刲左股以救不獲效伊母欲奪之嫁誓死不易越十年姑尤病篤復刲右股和藥得以復甦邑侯聞之遂表其閭享壽七十有五

無微生者以默味蘊躬以靜觀而參證以淡雅其體本博古十面出
進退相繫以妙不離於中庸之微端於此以明趨十年故有成
審人致哀于歸室矣矣其年十九而歸其叔祖云嘉祐丙子年歲

毛節婦傳

凡事之無所望而爲之至於久不忘瀕於死而益固則其爲氣也
銳而其爲志也堅夫古來忠臣孝子節婦所處之遇萬有不同然
要歸於義命之安一也故幸而有濟名與實咸貞焉否則雖顛危
困厄險阻殷憂逼至吾前不以易其所守彼其心固無所望於後
也無所望於後而猶且爲之不已迨至天地爲之震動鬼神爲之
涕泣學士大夫爲之咨嗟慨慕記之於史筆之於書猶似無以寫
其抗壯之概悲哀之情而若人者方且油油然如履衽席如甘飴
旨有所曲折愉快於中而弗可解無他有浩然之氣以充之有毅
然之志以持之而已矣以予觀史茂敷之妻毛氏誠所謂無所望

於後而猶且爲之不已者也毛氏之歸茂敷僅五七載耳未幾其夫亡其孤又殞毛氏之不死者無幾何矣此寧有所望乎然毛氏固欲死而不忍卽死也曰吾夫子之屬續以孤是託曰必保爾孤奉爾姑婢必若我之事父母死且無憾言在吾耳也今天奪吾孤吾將疇依然吾卽旦暮亡又誰爲奉吾姑婢者夫子且有辭矣死而有知其忍見諸九原於是終其身奉其姑婢垂三十年嗚呼若節婦毛氏豈非氣銳而志堅獨立乎淑美卓越之行而皎皎乎爲人世不可幾及者哉且夫節婦之無所望於後固也獨是煢煢孤苦之婦家貧壁立篝燈擁衾手自縫紉析薪而爨數米而炊此其所處亦極天下之所難堪矣乃節婦於此甘旨必備滫瀡必潔以

供兩老人歡曰吾夫子以是勗也及其姑遭危病廁牕洗滌靡敢不誠飲食則跪而進之每旦焚香籲天祈以身代至姑死而節婦乃始浩然長往焉然則節婦不死於三十年以前而死於三十年以後其心事亦可見矣嗟乎以節婦之賢假令有子固宜立取卿相親享顯榮識天之報施庶幾不爽卽不然見其子成立耕田服賈洗腆致慶亦足爲朝夕娛而節婦獨蕩焉皆無所望者何也天乎孰謂明明有昊而不測竟至是雖然此非所論於節婦也夫節婦誠所稱完貞純孝而可以不朽於千百世者也有浩然之氣以充之有毅然之志以持之古來忠臣孝子節婦要歸於義命之安皆以此也予獨惜淑美卓越之行如節婦而上不聞王制之班下